

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经典读本译丛

Teaching What You Don' t Know

如何讲授新课程

[美] 特里萨·休斯顿 Therese Huston / 著

钟坚 谭云芳 徐玲 / 译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经典读本译丛

Teaching What You Don't Know

▼

如何讲授新课程

▼
▼
▼

[美] 特里萨·休斯顿 Therese Huston / 著

钟坚 谭云芳 徐玲 / 译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9-2013-0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讲授新课程/(美)休斯顿(Huston,T.)著;钟坚,谭云芳,徐玲译.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9

(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经典读本译丛)

ISBN 978-7-5623-4336-3

I. ①如… II. ①休… ②钟… ③谭… ④徐… III. 高等学校-课堂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G64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7056号

Teaching What You Don't Know

by Therese Huston

ISBN 978-0-674-06617-5

Copyright © 200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s holder.

如何讲授新课程

[美]特里萨·休斯顿(Therese Huston) 著;钟坚 谭云芳 徐玲 译

出版人:韩中伟

出版发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17号楼,邮编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scute1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020-87113487 87111048(传真)

责任编辑:吴翠微

印刷者:广州市穗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2.75 字数:245千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3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译者序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资源空前丰富，知识更新速度呈爆炸式地增长，传统的大学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学教师已有的专业知识已远远赶不上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以及当前的大学人才培养需求；大学教师需终身学习，勇于创新，努力探索和了解自己专业领域外的新知识和新内容，要与专业外的教师同行相互切磋、交流互动，以适应当今经历着巨大变化的大学教育。

本书讲述了目前在大学教师中普遍存在的新课程教学问题。尽管教师均有各自专长，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无论新入职的年轻教师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教授，都有可能需要讲授个人专业领域外的新课程。当前大学教育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教师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教学压力，教师为顺应发展还需不断学习。本书从大学教师的自身发展出发，注重教学相长，谈及在讲授自己专业领域外的新课程过程中，教师如何准备教学大纲及教案设计，如何组织灵活多样的课堂活动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辨能力。面对不断变化着的新课程与自己越来越无法理解的陌生的教学对象，教师教学中还需多关注学生，了解学生情况以保证教学质量。完整教学必然少不了来自多方的反馈意见及课程评估，全书对教师的教学反思与课程评估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以帮助教师通过不断的学习积累，提升自我、完善教学，直至发展成为教学强手。除了有关教师教学方面的内容，本书最后给高校领导决策层亦提出一些详实具体的行政管理建议，讨论教师发展方面的相关研究，其中颇具建设性的行政策略对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均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尽管本书谈论的是在美国当前的大学教育背景下，大学教师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但是书中内容也同样适用于时下的中国大学教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书中观点看法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同样有着宝贵的借鉴作用。

全书由许竹君和徐玲进行整体审校。谭云芳翻译了第六章和第七章，钟坚负责其他章节的翻译和全书的统稿。经几番审校，本书最终以此中文译本出版面世以飨读者。

钟 坚
2014年2月

前言

扎克在一所规模较小的文科学院做专职大学教师，他自信又充满青春朝气，他那一头卷发加上时髦的金属框眼镜使他看上去更显年轻。扎克讲授化学课，由于特别重视教学工作，他主动申请给新生讲授另一门新课程，目的在于激发更多学生的科学热情。然而挑战在于这是一次教学拓展。新开设的课程名为“化学和生物脂肪”。别具吸引力的课程名使得报读该课程的学生很快爆满，同时，还有很多满怀期待的学生等候着选修该课程。可是扎克还未完全准备好一个学期需要讲授的脂肪知识。他的专业是蛋白质方面的，与脂肪的关系犹如较远的旁系“亲属”。他需要开始知晓各方面的知识：反式脂肪、饱和脂肪、橄榄油以及猪油等。曾在五星级饭店工作过的他着实发现了该课程的乐趣，而他还是需要不断地备课。正如他所说：“运气好的时候我也只不过是比学生早几天先了解课程内容。但是有时候（就如今天），我承认我只是比学生们早几分钟知道而已。这种情况确实会令人不安，真的会很不自在。但是这样对我而言又刚刚好！”^[1]

另外一位要提及的是安迪，一位兼职的聘用制教师，他即将在一所规模较大的州立大学继续从事第二年的教育学教学工作。他在第一学年曾给70多名学生讲授“教育学导论”课，并获得了学生们的高度好评。与此同时，他所在院系恰好要在教师编制队伍中新增一名与他专业相同的专职教师。但安迪的那个暑期并不尽如人意，因为院系领导让他讲授该院系最不受欢迎的一门课程——研究设计与统计。没人愿意讲授，也没学生愿意去听该课。尽管这门课程与安迪之前的教学大相径庭，但他还是同意了，作为教学团队的一员，讲授两个章节的教材内容。他并没有对领导提出任何异议，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看上去无能为力，或是不想显示自己的怨气又或是不想被察觉。怎么办呢？他整个暑期埋头于书堆中，尤其是认真地阅读了《傻瓜统计学》（*Statistics for Dummies*）。

不只是扎克和安迪，大学教师们经常需要讲授自己不熟悉领域的课程。他们必须勇敢地站在学生面前讲授上个星期刚学的知识，有时是两天前，甚至更糟糕的可能就是同一天早上（急忙吃完早餐后刚了解的课堂内容）。

一般教学方面的书籍并不会谈及以上情况。大部分教学类书籍都是基于以下两个假设：①讲好课，你必须掌握好学科知识；②掌握好学科知识还不够。这种激励教师钻研学术、认真教学的初衷原本是美好的，但是这种构想却常常偏离了实际情况；这种构想的本意是迫使傲慢的教师更多地关注所谓好的教师如何授课、所有学生如何配合教学，而问题是教师自己又是否真正了解所讲授的内容呢？

你能够在掌握学科知识前，或正在掌握的过程中就成为一名好老师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很多老师都在讲授他们专业领域以外的课程，而且讲得非常好。该书将展示诸多成功的教学案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也会有少许失败的例子供我们吸取经验教训。

3 对上述问题有所疑虑的人也会做出肯定的回答，新入职的年轻教师如扎克和安迪就是在讲授自己尚且陌生的领域的课程，但是他们自信这只是一个阶段。正是通过这一必经阶段，年轻教师才逐渐成熟发展起来。当然，无论如何，学术生涯的傲人之处就在于在教学中讲授自己的专业知识。

我们是这样的情况吗？现在来看看苏珊的例子。苏珊是一所中等规模的综合性大学的金融系特聘教授。在她成为教授前，曾在保诚公司（Prudential）工作近十年。她聪慧并敬业，在她的领导下，学校金融系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可是由于学校减少了经费开支，她一直未能成功申报并进入学校专职教师的行列。在同事休假的时候，为了保证教学工作的如期进行，苏珊亲自代授同事的课程，学科范围覆盖广泛，内容从“房地产基础”到“全球经济学”，而她个人的专业却是“退休规划”。“我算不上宏观经济学人。”苏珊承认道，“我可以讲授该课程，但是联邦储备系统主席是不会请我做顾问的。”苏珊从未想过在她职业生涯的后期还需讲授新领域的课程。抱怨片刻之后，她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微笑着说：“如果我不需要每年都去学习新课程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可能会做一些研究工作。”

上述三个人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挑战：为了授课，他们必须拓展专业知识。每个人都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到了多

少东西。然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们还是更愿回到能让他们倍感自信同时又能轻松地回答学生问题的课堂教学中去。

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谢丽尔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她最近刚成为一名热门戏剧学校的兼职舞蹈教师。作为专业的舞蹈演员，她已经具有三十多年的编舞经验以及在百老汇和西区国际舞台的职业经历。她身材高挑，有着非洲裔美籍女孩特有的婀娜身姿，你在与她交流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坐直身子。五十岁伊始，她开始选择不再需要过于耗费体力的工作，随后便到了大学任教。她在戏剧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是舞蹈或音乐剧专业的，教导这些学生就宛如编排一场小型的百老汇演出。

然而，根据与学校签订的合同，她还需要每年讲授两次“舞蹈入门”。这是一门为非专业学生所开设的课程，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该课程还被一些人戏称为“生物学家的芭蕾”。这些学生大多未曾进过舞蹈室，也未曾亲眼看见过舞蹈表演。谢丽尔欣赏学生们对舞蹈的热情及其自嘲能力，但是又不太适应这些非专业学生的随意散漫。她不知如何做到既能给学生提供反馈意见，又不至于使他们感觉太苛刻。对那些课后不加强练习的学生，她渐渐失去了耐心。“他们没有把舞蹈当成作业。”她瞪大眼睛说，并伴随着一系列不耐烦的手势。

在这个案例中，谢丽尔讲授了她最熟悉的专业——舞蹈。她能够很好地激发那些专业学生的学习热情；但是面对非专业学生，她却束手无策。这些学生具有20岁青年的典型特征，但他们并不习惯有音乐人现场表演的课堂，况且这些学生终究不会钻研并进入舞蹈这一行。因此，谢丽尔面临的挑战并非其所讲授的课堂内容，而是授课对象。

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全国有很多大学老师偶尔需要讲授超出其专业领域的课程。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教学阶段，他们有时可能会讲授不大熟悉的课堂内容，有时会面对一些自己无从了解的非专业学生。这些大学老师并不会心不在焉地忘记讲课内容，也不会只是闭门造车、不关注最新研究动态的学者。他们大多是经常获得奖项并取得殊荣的好老师。出于种种

原因，他们还需不断进修学习新内容，随时应对角色的转换并把所学传授给学生。或者说，他们需要不断做出调整，与时俱进，以适应各类不同的学生。

学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坦然面对大学教师还需讲授专业以外新课程这一现象，而家长或学生也会对此深感不安。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一定只是个谎言，他们坚信，教师就应该在掌握好专业知识后才能进行教学工作。

需要明确的是，通常，我们并非是让大学教师讲授与自己专业领域完全不相关的课程。大多情况下，学校不会让一个经济学家上维多利亚文学课，也不会让普通话老师上物理实验课（之所以说“大多情况下”，是因为该书后面还会讲到一些特例）。其实，学校的课程安排并非主观臆断，院系领导排课时也不会盲目地像玩蒙眼钉钉子游戏一样随意。他们会根据课程的需求和教师的专长进行搭配，做出最合适的安排。

6 目前通常会出现的情况是教师传授的课程超出其自身的专业领域，但依然没有超出其所在院系范围。比如生物学老师可能会讲一门涉及范围广泛的入门课程，内容包罗万象，从单细胞到进化论，从面包霉菌到猕猴驴。这类课程需要教师学习或温习大量的基本概念，更新过时的理论，能够找寻并运用生动的例子进行阐释。由于生物学的某些领域发展很快，教师教学可能存在盲区，不一定能完全深入了解所有内容，像淡水生态学家就不可能了解灵长类基因的最新研究动态。

教师还可能在一些公共基础课上存在教学盲点。譬如，一名英语老师同时又是北欧神话研究专家，他或许需要讲授所有新生都选修的跨学科写作课，即“新生写作研讨课”。在写作课上，教师对学生进行小班教学，学生可以和大学的专业教师一起近距离地共同研讨引人深思的话题。然而，单是北欧神话本身并无法激发学生多少思考讨论，这位英语教师也就不可能直接从自身的专业中吸取多少课堂教学资料。而在网页上所展示的课堂研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学生围坐成一圈，衣着毛线衫、蓄着胡须的教授在认真地倾听大家发言（这种画面或许会使你感觉所有人都积极思辨，参与讨论）。另外，从课程大纲上，我们不会看出是非专业教师授课，

也不会知晓该教师已用了—个暑假进行充电以尽快熟谙自己尚不熟悉的领域。当然，我们从网页照片上也不可能看出教师当时在讨论课上究竟会想什么。他或许在想：“詹姆士·乔伊斯（James Joyce）是什么时候写的那些内容呢？老天哪，可千万别问到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大学教师需要讲授自己专业以外的课程？这只是新聘人员和年轻教师才会面临的问题吗？还是说，有资历的教授们也同样会经常遇到这类情况。

其实症结不在于教师没有准备好就匆忙开始教学研究。恰恰相反，比起多数年长的同事，如今很多领域的年轻教师们会花更多时间在研究院学习。物理学学生完成一个博士学位要比20年前的学生们多出12%的时间，而教育学学生则需要多出17%的时间。^[2]既然学生们在成为教职人员之前已经花了较多的时间用于知识积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教师需要边教边学呢？

这就是该书要回答的问题之一。谁正在用该方式教学？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以及究竟怎样才能做好？更无须言，他们依然喜欢自己的工作吗？正如一位教师所言：“我们从事学术行业的，待遇并没有多好。所以，如果你没有发现其中乐趣，也没有发现有任何新意和挑战，那么或许你就真的该考虑改行了。”

在为本书做调研的时候，我大致接触了35名大学教师，询问他们是否曾经讲授过专业以外的课程。少许人会带着茫然的神态回答：“从来没有！”一些有名的教师则礼貌地表示感谢我的问题，但他们告诉我说只是讲授自己最熟悉的话题或感兴趣的学科。但是，大部分教师则会抓住机会阔谈，在我还没来得及打开数字录音器前，他们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各自的故事了。我很快发现，无论是有名的教授还是新聘博士以及尚无名气的年轻学者，大家都会面临相同的困境，即，讲授自己尚不熟悉的学科。

我同时发现，很少有教育学家谈到该教学问题，更少有人就此研究著书立说。我认为这种局面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教师们需要一些策略来有效应对他们所不熟悉领域的教学工作。因此，本书深入研究了各类相

-
- 8 关文献，学科涉及教育学、认知科学、组织行为学等，以帮助教师了解相关教学策略。当你在感觉最自在的状态下授课时，神奇的教学效果自然会出现。虽然讲授专业外的课程并不能令你感觉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但是学生们依然可以学到很多并不少于你所熟谙的专业课堂所传授的知识。^[3]

致 谢

无论作品的影响力如何，我还是暗自希冀个人的研究确曾触及平生素未谋面的一些读者。感谢大多数老友，以及一些只是通过电子邮件沟通过的朋友，还有几位朋友曾耐心地接受我笨拙地用录音笔进行的采访。其间，有完全陌生的读者鼓励我并给予很多点子，有时甚至就是我自己讲过的话重新激发起我的热情。我深深地感激，自己感染他人的同时也从很多人那里获得了慷慨相助，而很多帮助则来自绝无可能有任何交集的陌生人。

哈佛大学出版社拥有一支精英写手团队，是他们润色改进了我的作品。伊丽莎白·诺尔（Elizabeth Knoll）是最早发现我作品的“伯乐”编辑，她一丝不苟地用心审阅我开头几章的内容，并从开始几页的拙稿中看出了我作品的潜在价值，我真心庆幸遇到了这位颇具天赋的编辑。她所提问题犀利到位，好多都极具启发，而最触动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读者怎么就能了解到本书的作者呢？”克里斯汀·索斯坦松（Christine Thorsteinnsson）是我作品的原稿编辑，我至今深信，这些可敬的编辑们定然是天使降临人间。她不无耐心地回答我的所有问题，并时时关注并赞美我写作思路的闪光点，她甚至在我尚未意识到的情况下默默帮我纠正了手稿中的一些错误。而出版社另几位编辑的灵活智慧的专业宣传推动着本书付梓，从而使我的作品进入了公众视野，这几位编辑是：希拉·巴雷特-史密斯（Sheila Barrett-Smith）、迈克尔·希金斯（Michael Higgins）、罗斯·安·米勒（Rose Ann Miller）。

如果你从本书看到了个人的课堂经历并有所触动，不妨感谢书中提及的所有那些愿意坐下来并分享其个人专业外教学经历的教职员。这些高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给我们提出了深刻而有洞察力的观点，同时还推动我

向着更有建设性的问题继续探索。我要感谢的所有这些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有：约翰·比恩、迈克尔·贝鲁布、德里克·布拉夫、艾琳·布泽维斯、玛丽亚·弗雷拉、麦克·弗林、尤金·弗拉姆、琳达·加布里埃尔、艾伦·格利尔、西尔维娅·赫塔多、罗恩·克莱比尔、李军磊、埃里克·马祖尔、莉迪亚·麦卡利斯特、安德鲁·米尔斯、凯文·奥托斯、帕克·帕尔默、梅丽莎·帕斯奎蕾、科丽娜·波佩斯库、吉尔·拉姆斯菲尔德、丹·西蒙斯、玛丽·迪恩、克里斯汀·斯坦利、迈拉·斯特罗布、贝弗莉·丹尼尔·泰特姆以及巴布·图克斯伯里。我还要感谢那些以自己的教学经历为本书提供教学案例的教师，虽然不便使用他们的真名，他们为本书提供了真实的一手素材。他们各自在书中出现的人名是扎克、安迪、苏珊、谢丽尔、佩内洛普以及阿基拉。尤其感谢阿基拉，她非常大方地分享了个人第一年尚在摸索阶段的教学，希望这段经历只是其成功事业开始时的一段序幕。

很多家乡的朋友与同事都给予我莫大的帮助。斯文·阿维森（Sven Arvidson）帮助我联系出版社并撰写申请内容。大卫·格林（David Green）毫不吝啬地通读了我的初稿，并几乎每天都会关心询问我写书的进展。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朱莉·斯坦因（Julie Stein）对本书文字进行的编辑，而布莱斯·休斯（Bryce Hughes）不辞辛劳地帮忙抄录了一些研究资料。贾内尔·崔（Janelle Choi）也同样做了相当的资料整理工作，更重要的是，她把我当作真正的作家对我提出很多有意义的问题。而安娜（Anna Suessbrick）则一直耐心倾听着整个书稿撰写的曲折过程。感谢杰奎琳·米勒（Jacquelyn Miller）把时间留给我写作，而学界却少有人能享受到我这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多亏了彼得·费尔顿（Peter Felten），他说：“嗨，我来把你引荐给出版社吧。”他是第一位邀请我做校园讲座的朋友。

我们看似孤独地在键盘上打字书写，但我们有组织的支持和帮助。我就非常幸运，有妇女领导层与清晰委员会两个组织做后盾。这两个机构对我的写作过程起到了促进与支持的作用，一个激励我在开始时书写本书，另一个一直帮助我坚持到最后以完成书稿。

全书写作离不开所有朋友的帮助。在我刚开始谈本书的书写时，玛丽-安托瓦尼特·史密斯（Mary-Antoinette Smith）眼睛一亮，积极支持。帕斯卡尔·萨余克（Pascal Sahuc）还问及许多有关本书的令人兴奋的问题。其间，梅根（Meghan）和查德·莱尔（Chad Lyle）为我无数次下厨。还有李军磊一家，他们专程驱车带我去到带区，并告知本书适用于教师的诸多理由。而卡伦（Karen）总是把我摆到座上客的地位，令我感觉自己像是世上最受尊重的客人。是玛丽亚·法默（Maria Farmer）使我思路更加清晰，而她还亲手为我烘制了甜点。我的一位还不满26周岁的朋友琳达·塞利格（Linda Selig）总能提醒我最重要的一些内容，并会耐心倾听。

我深知本书的完成离不开家人的支持。感谢父亲罗伯特·休斯顿（Robert Huston），在我写至本书第四章时，他突然离世，而成为作家出版书籍一直都是他的梦想。我希望他在天之灵为我而自豪并已然微笑地安息。我的姐姐杰米·艾德维（Jamie Adaway）还把我写书的成功讲给她上九年级语文课的学生，她是真正的教师，当我们家大多数人都在自怜自哀、疑虑不定之时，她总是充满着信心和勇气。还有我的母亲，每当我考虑学习大学里一个新的专业时，她都会积极鼓励，为我加油鼓气。母亲教会我热爱生活、享受假日、分享美食，在巴士上主动坐到孤独的旅人身旁。她总认为有朝一日我会成为大学校长，但我还是希望她已经很满足于我目前的成就。

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丈夫乔纳森·福斯特（Jonathan Foster），因为他，我梦想成真。他在我们的蜗居小室里腾出时间和地方给我工作写作；他硬是学会了意大利宽面的制作，并且戴着耳机欣赏影片以免吵到我。假如他可以许三个愿望，我是指任何三个如阿拉丁神灯可允诺实现的愿望，其中一个或许就是要我能多练瑜伽。他希冀我多多放松，并可以静下心来品茶休闲。

目录

- 第一章 与日俱增的挑战/1**
 - 为什么讲授自己专业以外的新课程? /1

- 第二章 新课程教学的好处/12**
 - 新课程教学的收获/14
 - 成为“镇定自信型”教师/17
 - 迥然不同的教学模式/20
 - “外行”教学的课堂优势/23

- 第三章 授课准备/30**
 - 逆向教学设计/30
 - 如何提出重要的学科问题/34
 - 组织课程,增加自信/38
 - 教师备课常犯的四个错误/42

- 第四章 教学相长/46**
 - 建立良好的信誉/47
 - 是否告知学生自己的专业特长/55
 - 扬己之长,寓教于乐/62
 - 化难为简/64
 - 课堂上遇到自己也不懂的问题怎么办? /71
 - 跨专业教学常出现的错误/75

- 第五章 课堂教学/82**
 - 排除障碍 /83
 - 运用恰当的课堂教学活动/85

目录

第六章 教学对象/99

- 他们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101
- 容易的事情：了解你的学生/106
- 困难的事情：教这些学生/114
- 使用课堂问答系统（点控器）/118

第七章 完善教学/124

- 首次教学进行教学评估的必要性/125
- 收集有用的反馈信息/126
- 课堂评估活动/127
- 请同事评估你的教学/134
- 增强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信誉/137

第八章 给管理者的建议/140

- 风险因素/142
- 给院长和教务长的锦囊/143
- 给系主任的策略/146
- 师资培训策略/152

附录 A 教师教学策略方面极具推荐价值的 10 部参考书/157

附录 B 案例分析汇集及来源/158

附录 C 学生就课程教学大纲所进行的小组讨论范例/159

附录 D 期中课程评估样例/160

注释/162

索引/182

第一章

与日俱增的挑战

高等教育领域中越来越常见的现象是,大多数教师都需要讲授专业领域之外的课程;而那些能够幸免于此类教学压力的或许只有来自于研究型大学的在编终身制资深教师和一些学校编制外的兼职合同制教学人员。这类大学的终身制教师会集中大部分精力进行研究工作,那些具有博士生培养资质的研究型大学的终身制教授通常有大量的科研任务和相应配套的科研基金,其科研任务可冲抵学校的教学任务进而减少课时。有关调查显示,事实上,研究型大学近五成的教师每周上课不足4个小时,^[1]而这类教师也只是通过研讨课的方式给学校的研究生或本科生讲授自己专业领域的课程。严格意义上讲,这类教师的教学并不会超越其专业以外的内容。

所谈第二类能够不必讲授其专业以外内容的是学校聘请的一些兼职人员,这类校外的专家已经在各自专业领域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可谓学校院系里响当当的明星。例如聘请某著名警察局局长来学校讲授刑法课。再如,当地交响乐团的小提琴家受邀在学校讲音乐课;或者前任首席执行官来学校兼职讲授行政领导艺术。这类专家因其专业领域的成就而受聘于学校并兼职教学,通常而言,他们一年也只需讲授一门或两门学科而已。

以上两类人员都无需大量授课。然而,高校中其他教师(在全美国范围内给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的所有一线大学教师)则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拓展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高校教学要求。

为什么讲授自己专业以外的新课程?

在为本书做调研的时候,我正式地咨询、采访了28名学校教职员工和行政管理人员,并与很多其他人员讨论了有关“新课程教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听完他们的故事,你就会发现,出于种种原因,大学教师需要讲授自己尚不熟悉

领域的新课程，其中原因或许是私人的、职业的，甚至是理性考虑所致。然而，我发现大部分人是基于以下原因：①教学环境；②教学内容；③高校教学机制。在这里，我还想再加入自己认为可能的第四个原因：虽然没人敢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不久的将来，来自学校行政管理层的自上而下逐渐升温的压力，很有可能也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不得不开始进行新课程教学的一个原因。

教学环境

不足为奇，在很多规模较小的高校，教师经常需要讲授自己专业以外的课程。假如你所在的文科学院或综合性大学的院系里只有四五个人，你就很有可能被安排讲授一些自己在研究生阶段尚未学过的课程。麦克·弗林（Mike Flynn）是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的语言学教授，而他也是自己院系部门多年来唯一的专业课教师。在他讲授过的25门不同的课程中，只有5门属于他自己的专业内容。正如之前我们谈到的金融学教授苏珊，麦克其实已经讲授了语言学领域中的所有课程，内容从“语言与大脑”到“日语句式结构”等等，不一而足。麦克解释说：“过去20年间，我平均每一年就讲授一门新课，有时甚至比这还要多。虽然这些工作量并不轻松，但是我却学到了很多。”

教学内容

正如我们看到的，总有些大学教师需要根据学校要求讲授超出其专业知识范围的公共基础课或一些交叉性学科的研讨课。其中，科丽娜·波佩斯库（Codrina Popescu）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在费城外的尤西纽斯学院（Ursinus College）任化学副教授，而且大部分时间是上化学课，但是同时也在给一年级新生讲授写作研讨课——“通识写作”。为了备课需要，她还需要了解美国的《独立宣言》，并且要阅读有关美国历史上奴隶问题的文献，而这些话题都是她的化学专业学习不可能涉及的内容。

以上所谈问题并不只局限于跨学科教学或是规模小的高校教师。大部分高校院系的课程设置广泛，教师不可能对专业学科的每一门课都完全知晓。课程内容繁多，其中可能有涉及方法课程的教学，比如，我们在前言中讲到的安迪同意讲授的那两门课；或者说一些涉猎范围较广的概论课程，如大多历史系学生主修的“西方文明”课。而伊利诺伊大学厄班纳-香槟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丹·西蒙斯（Dan Simons）所讲授的“实验心理学导论”真可谓包罗万象，其课程涉及诸多领域。他本人的专业领域是认知心理学和视觉意识，但是所讲授的这门导论课不仅谈及人们做梦的起因，还探讨人们为什么会做出糟糕的决定，

而所有涉及话题都远远超出他的专业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确实是在伪装自己，有忽悠之嫌。”他坦承：“走进那些课堂，你必须要有有一点自信。”^[2]

这不仅仅局限于某些课程，我还惊奇地发现这就是一些学科开设的方式。以法律课为例，西部新英格兰学院的法学副教授艾琳·布泽维斯（Erin Buzuris）解释说：“在法律系，你经常要讲授自己还不懂的知识。首先，我需要讲授‘产权课’，而这门课程的基本内容还要追溯到封建主义的缘起，讲述产权理论的背景知识。然而在实际法律事务中，你无须考虑什么产权背后所隐含的封建主义。显而易见，教师的课堂讲授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存在着巨大差异。”

当然，也有部分教师是完全出于个人爱好而讲授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课程。他们完全可以选择自己滚瓜烂熟的课程，但是他们却更喜欢挑战自我。约翰·比恩（John Bean）是西雅图大学的英语教师，同时也是《研究性学习》（*Engaging Ideas*）一书的作者。他认为讲授新课程不仅让他的思维更加活跃，而且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我从来都不愿意只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轻松自如地授课，不想仅仅更高效地重复同样的内容。”在办公室聊天时，他向我坦承：“我早就知道我有同事在讲授‘文学导论’课时一直使用相同的材料，这样可为他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因为这样他们无须花时间备课。”约翰向后倾了下身子，大笑着说：“但是我从来没有那样做过！每次讲授文学课时，我都会提前阅读很多资料。我的课堂不仅仅是给新生传授专业知识，我其实更多的是在引导学生学会如何在纷繁的知识海洋中排忧解难，进而获取新知识。”约翰本人就是在不断地学习钻研新课程，边学边教，给学生起着极好的榜样示范作用。

高校教学机制

一些教师讲授专业外课程是因为学校教学安排的需要。当然，高等教育的目的并非是要所有教师都讲授专业外课程，然而，以下所谈三种情况则尤其可能导致这种大家都不期望出现的局面。

首先，一些教师的专业研究领域与其教学之间存在差异。^[3]学术研究通常都较为专业而且涉及面窄。如果资金充足而且热情常在，一名大学教师可以长年累月地深入研究一个相同的主题。与此不同的是，课程教学却是天天变化的，注重教学的教师需要能从多方面、多角度去考虑学生，了解学生已知晓的相关知识。比如，学生已有的背景知识是来自于学过的课程导论，还是来自于网上浏览的谷歌新闻？或是由于多次与持种族主义态度的卢叔叔家庭聚餐而获悉？擅长教学的教师会尽量了解学生情况，帮助学生巩固消化固有的正确知识，引导学生把理解有误的离散信息构建更加丰富的综合知识体。^[4]然而，要了解学生的基本知识体系，教师本人需要首先思路开阔，并具有丰富的知识。